

陈可蒙 著

第一卷 情海波涛

星河风月

羽江题



中华文化出版社

迷 河 风 月

第一卷 情海波涛

陈可荣 著



中华文化出版社



书 名：迷河风月（第一卷 情海波涛）

作 者：陈可荣

出版者：中华文化出版社

地 址：香港九龙顺利邨利康楼 841 室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62-568-140-1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32 开本

定 价：全套港币 168 元

出版人语

浩浩荡荡，奔流不息，历史迷河令人困惑，风月故事把谜底解开，一场懊恼的梦！

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既是文学又是历史。今天与昨天，宏观与微观，多角度取景；严格的科学态度，生动的艺术形象，独具匠心的构思，深邃隽永的意境；历史与现实相扣，生活与哲学渗透；瑰丽的全景式画面，恢宏的史诗结构，全方位展现波谲云诡的世界，把几十年的腥风血雨与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再现于形象的生活之中。

这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小说，这里有最卑鄙的阴谋，最阴险的陷阱与最无耻的背信弃义；也有最善良的人性，最勇敢的追求与最刻骨铭心的爱情。

这是一部说真话的小说，直面人生，忠于历史，记录时代的脚步声音，描述同龄人的心灵轨迹，这是二十世纪下半页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是一部启人心智的小说，她是生活中洗净铅华的美人，她是大浪里淘尽泥沙的金子，她是客观世界公正的裁判，荡涤污浊，扫除烟雾，廓清了几十年来搅浑了的历史，检验了诸般似是而非的真理。

这是一部升华灵魂的小说，作品把你带上历史的高空，回望走过的大地，使你豁然开朗，神清气爽，顿觉涅槃再生，一片艳阳，无限风光。

目 录

0001	自 序	
0009	第一章	凄惶岁月别香港 “抹泥之交”到西安
0026	第二章	两个命运逐飞絮 一片冰心伴女神
0036	第三章	山深月黑长夜漫 血火青春枫树镇
0052	第四章	该出手时就出手 牛行长韬略过人
0062	第五章	几代人筚路蓝缕 潘若江浪漫发家
0079	第六章	黑风恶浪平地起 美女大难溺苦海
0098	第七章	天外横祸人间降 人面桃花相映红
0110	第八章	众生难逃重重网 美人羞愧不欲生
0126	第九章	送喜报业主百万献产 接家书慈母千里泣血
0139	第十章	高考拼搏席不暇暖 “抹泥之交”蟾宫折桂
0157	第十一章	东飞伯劳西飞燕 多情自古伤离别
0174	第十二章	驿寄梅花传知音 一种相思两地愁
0190	第十三章	今夜国庆又中秋 普天同庆月儿圆

- 0202 第十四章 白马王子知何处 有缘千里来相逢
- 0215 第十五章 秀缙作客中南海 刘波游黄河滩
- 0235 第十六章 红叶满西山 高戈演说时局
- 0252 第十七章 刘赫深夜叙身世 坦克碾碎匈牙利
- 0265 第十八章 吴山愁楚山愁 山雨欲来风满楼
- 0286 第十九章 张秋原出手不凡 试牛刀剧本中选
- 0300 第二十章 初生牛犊不怕虎 小人物文章占风流
- 0312 第二十一章 民主广场摆擂台 美人豪饮敞胸怀
- 0337 第二十二章 真理面前情人交锋 石榴裙下高戈求爱
- 0354 第二十三章 书记枉驾动员 教授纷纷抛心
- 0369 第二十四章 湘女多情坠爱河 陕北倩女闹别扭
- 0384 第二十五章 领袖言语照肝胆 有谁知道是“阳谋”
- 0401 第二十六章 请愿队伍上北京 姑娘烧灼到天明
- 0415 第二十七章 刘波秋原访旧友 西岭慷慨说潮流
- 0440 第二十八章 高戈设宴全聚德 远方朋友游故宫
- 0461 第二十九章 斯文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校园
- 0473 第三十章 浊水横流恶浪滔天 科学明星灾难灭顶
- 0483 第三十一章 一代英杰沉苦海 “君子”蒙冤再蒙冤
- 0497 第三十二章 患难与共三十载 过河拆桥在一朝
- 0519 第三十三章 情深恨更深 洛英反目成仇
- 0533 第三十四章 右派置空缺 为谁辛苦为谁留
- 0548 第三十五章 落红原是有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 | | | |
|------|-------|------------------|
| 0565 | 第三十六章 | 冷月秋霜此夜白 志士触目愁肠断 |
| 0583 | 第三十七章 | 大义凛然存正气 张秋原申请当右派 |
| 0596 | 第三十八章 | 女儿苦女儿甜 女儿代代泪不干 |
| 0611 | 第三十九章 | 月冷星斜魏公村 佳人相偎诉衷情 |
| 0629 | 第四十章 |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伤心处 |
| 0642 | 第四十一章 | 虎口余生李湘莲 化险为夷成白旗 |
| 0661 | 第四十二章 | 西郊探医 丈夫深情哭妻子 |
| 0676 | 第四十三章 | 东阜作赋 学生泣血祭先生 |
| 0692 | 第四十四章 | 红旗招展歌声亮 美人倒在大课堂 |
| 0705 | 第四十五章 | 大雪送君天地暗 斯人一去几时回 |



序

陈可荣

大学毕业，走红的同学有的分到北京，有的留在省城，有的留校，有的去了文化、出版单位，有的坐进党政机关的办公室，都成了各方面的重要角色。我命途多舛，分去偏僻山区教中学，曾经和祥林嫂嫁到山里去一样，小小挣扎过一下的，但命运的安排，很快便顺从了，一教就是三十多年，青丝变成了白雪。

退休了，本应安度晚年，但是冷却的心却又热了起来，常常为一些往事所萦绕，扪心自问，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给学生说真话乎？教了几十年的书，反觉欠下无穷的债，留下赎不完的罪——我说了一辈子的谎话。

有些话本来是自愿的，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军干校，有个时事学习单元，批判错误思想，有人提出，日本投降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干校当局抓住这个题目展开全校辩论，批判和肃清“恐美崇美”思想。我们原来都认为日本投降是两颗原子弹之功，但是为了改造世界观，自愿洗脑，都抛弃了“错误的思想”，同意“辩证唯物”的结论：日本投降主要是

因为苏联出兵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的主力。几十年来我便一直以这个观点教导学生。当然，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我更是坚持先入为主的思想：这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

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几十年来一直遵循这个教导，夙夜匪懈，贯彻始终，什么青年人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啦；资产阶级是吸血鬼，工商业“和平改造”仁至义尽啦；胡风是反革命集团啦；反右运动是因为右派进攻啦；彭德怀是庐山会议的罪魁祸首啦；三年困难是天灾和苏修逼债造成的啦；苏联已经变修，世界革命中心移到了北京啦，解放全人类的重任落到我们肩上啦；要时刻记住，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啦；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啦；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啦……直至驯服工具个个都成了红眼的狼。

谎言不光毁了一代人，使他们成了法西斯蒂的帮凶，而且把国家民族带进了一场大灾难，最后我自己也被恶浪吞没了。制造灾难，我自己也有一份啊！

我们每个学期都要下乡劳动，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了提高农民“觉悟”，使他们不离开社会主义，党和政府不得不年年开展“社教”活动。我很同情农村社员，春荒期间他们天天吃野菜，喝稀汤汤，生活苦极了，白天劳动，晚上还要搞运动，“割资本主义尾巴”，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干部和社员。农村从来没有休息过，起初搞大跃进、公社化，后来搞农业学大寨，搞四清。中国人陷入了一个怪圈，越穷越革命，越革命越穷。其实，岂止贫穷，社员长年做牛做马还要挨打受骂，干部又被运动整得死去活来。贫穷加苛政两座大山一起压在人民头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压得我心口发痛。

20世纪流行的是一种政治瘟疫，这种瘟疫连遥远偏僻的山

区也不放过。我所在的一所完全中学，校长教师一共四十来人，连年政治运动的“种子选手”过半，光是“文革”中被关被斗的就有二十多人，因不堪折磨而自杀者二人，拷打致残者多人。有个小学教师仅仅因为写了几本日记，被掐头去尾诬蔑为“思想极端反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选作典型，拉出去枪毙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志愿军干部）被打成右派后送农村劳动，因与某县委书记“过从甚密”，对庐山会议有不同看法，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一起枪毙了。有位教授仅仅因为不同意“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的理论，仅仅因为反对省委工作团的迫害就被枪毙了。同时被枪毙的还有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外科主任杜××教授。真是旷古奇冤！大学教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表，希特勒不敢杀他们，（只不过把他们赶走了）蒋介石不敢公开枪毙他们，（只不过搞搞暗杀）可是“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做到了。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曾深信不疑。但为什么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又如此苦难深重呢？

我不能成眠，便挑灯夜读，反复思考。我虽然是学中文的，但大学面壁四年养成我对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的兴趣。我尽做傻事，从废书摊中捡回成套的人家扔掉的“经典著作”，重新研究起来，我要搞清楚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对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感到困惑，鸦片战争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进行了多么艰苦卓绝的探索。“走俄国人的路”，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成功之路。对于这番“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我没有怀疑过，我的先人曾经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为起义失败被抄家，导致家破人亡，我从小就



在苦难的家庭中长大，我有什么理由怀疑呢？怀疑就意味着背叛。起初我不敢稍有出格思想，但是现实叫我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早年参加革命的人们，他们的家庭只不过殷实一些，解放后却没有一家好过的呢？为什么我所尊敬的一些解放前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前辈解放后被整得死去活来呢？为什么“最壮丽的事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却是血泪和苦难呢？为什么“最壮丽的事业”在老大哥那里一夜天亮竟垮掉了呢？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历史，重新研究起政治经济学来。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我终于大彻大悟，灵魂升华，我庆幸涅槃再生，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是多么艰难的心灵历程啊！我决心把它写成文字，把这几十年的艳阳天向后人作个交代。

我写过政治经济学论文，但是没有一个刊物肯为我发表。我只得求助于文学。

我虽然教了几十年的书，有些学生已经当编辑、作家了，我却从未提笔写过小说。1993年我快要退休了，暑假参加了《人民文学》的一个笔会，带了个中篇《广州女儿》（就是本书中梁秀缙的故事）赴会，一位编辑看后提了些意见，认为这是个长篇小说的题材，把几十年来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压在一个中篇里是不行的。笔会之后我便正式开始构思这部小说。起初书名定为《迷失的河流》，后来想起那首著名的一句话的诗：“你能永远把世界蒙蔽吗？”题目叫《雾》。我引起共鸣，遐想中冒出一个朦胧的意境，眼前出现一条迷河，书名便改为《迷河风月》。为什么产生一条“迷河”来呢？这是几十年来我生活、学习、思考的结果，这是全书的主题，为了它，穷尽了我毕生的精力，凝结了我一生的心血。

故事和人物都是现成的。内容大都是我自己的或老师、同学、友人的经历，书中所有事件我都参加过，运动、战争、浩

劫，我是第一见证人。现实往往比我的想像残酷得多，可怕得多。郑校长是确有其人的，起初我写他带队赴京，是出于害怕学生出事才答应他们去的，这是一般人的看法。我的初稿写成后，交给一位老同学看（他已经是某大学的资深教授，曾经和郑校长劳动过一段时间，了解郑校长冤案的全部过程）。他指出我想像得太善良了，郑校长不是出于害怕学生出事赴京的，他不是那么幼稚的人，他知道被选为赴京请愿团长后，曾经坚决拒绝，但是学校党委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硬是派他去北京汇报工作，暗中却通知北京方面说郑校长带学生赴京请愿，并且暗中买车票让他和请愿学生坐在一个车上，这样便造成民主党派带领学生赴京请愿的事实和舆论，使你跳落黄河也洗不清了。我只听说过毛泽东骂民盟男盗女娼的事，只知道共产党要把民主党派打下去，并不知道这样阴险地布设陷阱，现实的确比任何小说家的想像严重得多。

我的爱情是刻骨铭心的。梁秀缙除了名字改动外，她的故事许多都是真实的，甚至误入八大招待会的情节都是真实的。有人问，五十年代首都的生活以及大学生的爱情，你没有虚构？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真实经历。书中眼镜、博士、山东的原型，都是我的好友，我并不需要虚构就是一个人的典型。谭西岭和林天容的原型，熟悉反右情况的人，一看就知道写的谁。谭西岭是由两个人合成的，他后来的遭遇，以及出国成了D国女婿，那是另一个人，但的确实有其人，那是我介绍入团的一个同学。宋文这个原型，朋友们一看便认出来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他的九死一生的经历要比小说中的纪实惨酷得多，我只写了他悲惨故事的很少一部分，他后来成了大学教授，全国出名的作家，他的故事应该由他去写。张秋原以及和他一起倒在血泊中的教授，我甚至不想改动他们的名字，那

是为了永恒的纪念。

“从一滴水看世界”，这是就文学的特点而言，真的通过一滴水看世界是很难的。我不想搞一滴水的艺术，只想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形象地反映生活，认识世界。“文学应该含蓄、朦胧”，含蓄、朦胧对文学确实需要，但太朦胧的长篇作品读起来就很吃力。一些深奥抽象的似是而非的理论，长期蒙蔽和误导人们，我被欺骗够了，但是没有地方申诉，只得借文学一席之地来摆事实讲道理。对于一些尘封的被篡改了的历史，我觉得应该加以洗刷，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不想过多拘泥于文学创作的理论，只想为后人留下一卷历史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只是按需写作，至于算小说还是历史，还是不伦不类的东西，我不知道。

写作中困惑我多年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把领袖和普通人写在一本书里。我写《迷河风月》第一部写了三年，其中这个问题困扰了三年。其实这个问题中外文学史上早就解决了的，只不过我的思想不够解放罢了。这期间我阅读了苏联作家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给我一些启发，作家对斯大林的描写是非常必要和非常成功的。我觉得写这几十年的历史不写毛泽东是不行的，因为这几十年的生活就是他主导的，不写出来便无法向历史交代。雷巴科夫说，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的道德的重新评价。既然是历史的高度，视觉就不应该是仰视，甚至不是平视，而是俯视。任何伟大人物都要被历史置于这种地位来审判。既然是道德的，就要深入他的内心世界。这样才能彻底消除伟人头上神的光环，还他以“人”的本来面目。

我力求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式地再现生活，就决定采用现在的写法，让出适当篇幅给领袖人物，力求视点更高些，视

野更阔些，历史的来龙去脉更清晰些。有些地方不易理解或者容易忽略的，就适当来个画龙点睛，使读者不至于猜谜。但我又怕这样会引来麻烦，于是采取对史料十分严谨的态度，故所有对历史人物的描写都采取纪实的手法，主要言行，都有据可考。虽然这样做了，但还是于心惴惴，我不知道纪实和虚构能不能水乳交融在一起。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写写停停，直至后来几位写长篇的作家看过我的稿子后，说我成功了，我才有了信心，重新开始《迷河风月》第二部、第三部的写作。

书中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人们很关心它的真实性问题。毛泽东是否和周恩来谈过让猫吃辣椒的问题？主人公是否真的说过这样那样的话？这里我想引用雷巴科夫答记者问的话来说明：“我写的一切都可以用文件来证实，虽然作家有权虚构。……当《战争与和平》发表时，曾经有六十部研究著作证明，托尔斯泰许多东西写得不对，库图佐夫在费利会议上没有睡觉，他没有做过这件事，没有说过那句话。又怎么能证明拿破仑经过奥斯特里茨战场时看见了安德烈·保尔康斯基，而且还说了一句‘他死得多么漂亮’呢？谁看见了这个人？谁听见了？这纯属子虚。作家有权利推测。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严格遵循事实的。要知道，我明白我是在写什么以及人们将怎样来读它。”

写作过程中，有人说：“你为什么重提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呢？现在提倡往前看，过去的应该淡忘掉。”我赞成作家魏明伦的观点，历史淡忘不得。日本人就是不让青年人知道他们前辈“皇军”的侵华罪行的，更不让知道那场罪恶战争的祸首就是他们至今崇拜的天皇的，日本政府战后五十多年来，从小学教科书到国家宣传导向都竭力淡化和隐瞒历史真相，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今天我国的青年朋友们也不知道“反右”、“文革”为何物，确有同工异曲之妙。对于血泪浇铸的历史讳莫如深，隐

瞒掩饰，对人民说假话，只能是良知的泯灭。我已对学生说了一辈子的谎话，现在还要继续说谎话，决不为也。日本人的确值得学习，他们个个做到了向前看，决不纠缠旧账，在高速发展经济振兴大和民族的同时，完好地保存了天皇万岁的偶像，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可能卷土重来。经历过无数运动又经过十年浩劫的善良的中国人民，可不能学古人那样难得糊涂啊！

中国人民教子教孙都不要忘记那场中日战争，落后就要挨打；同样不要忘记那场“文化大革命”，没有民主自由，法西斯专政就会卷土重来！

巴金在随想录《写真话》中质问：“十年浩劫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极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有说服力的总结，如何向外国人民交代？”其实，从解放后的一场场运动到十年浩劫，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灾难何止十年？为什么产生灾难？这场曾经有全人类三分之一人口参加，在地球上三分之一土地上上演的活剧，应该由全世界人民来作总结的，本书达不到巴老的要求，仅以文学形式回眸往事，引起思考，抛砖引玉罢了。

写作中有人问：“你找到出版社为你出版了吗？”我说还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只不过想把一段心灵的历史写出来。我的书可能永远不会出版，那就留给我的后人看吧。就这样，我埋头写作一写就是十年。我毕竟年纪大了，写作进度很慢。大热天，汗流浹背，蚊叮虫咬，从不休息。因为缺少运动，我害了关节炎和骨质增生，还有其他疾病，晚年很痛苦。但是一想起巴金老人的话，我便受到鞭策，坚决把书写完了。

书写完了，精力也用完了，功过是非，成败得失，由读者评说吧。

第一章

凄惶岁月别香港 “抹泥之交”到西安

每年正月初三，几十号建设大西北的英雄和狗熊们便齐集广州，找个酒家落脚聚会，有时碰上一位海外归来的老细，聚会便陡然升格，这时天南海北，上天落地，大炮扯够，心事掏透，然后尽兴而散。就这样，这个不成文的快乐聚会竟不知不觉地成了个固定的节日。

今年正月初三是个特殊的节日，各路英雄又集广州，地点却移到五星级的白天鹅宾馆。昨天刘波接到一个老友的电话，说有一位极光荣显贵的嘉宾莅临指导，众位英雄务必上午9时在白天鹅一楼的“故乡水”瀑布前齐集。刘波不明是何方神圣，便决心打破沙锅问到底，殊不知不问则已，一问惊人，原来是D国一位驸马要回国来省亲。刘波觉得血液上涌，像潮水一般激荡澎湃，高兴得几乎晕了过去。

难道这是真的吗？他的一位“抹泥之交”竟成了D国的驸马，这种传奇故事有几分可信？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还是同名同姓的讹传？两年前他就听到一点风声了，然而传说终归是传

说，他一直把它当成路透社的参考消息，没有人能够否定，也没有人能够证实，大家都是既不敢信其有，也不敢信其无，现在果然这一传说就要变成事实，叫他如何不激动？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刘波完全相信自己的耳朵。

很快，多个朋友都接到相同的信息，或是电话，或是奔走相告，今年的聚会比有人在国外当了元首回来还要激动，还要隆重，还要热烈！

是的，他应该住五星级宾馆，应该住总统套房！驸马比总统还尊荣显贵，他能娶国王的女儿，美国总统能够吗？他能陪公主回中国省亲，美国总统能够吗？

进白天鹅宾馆，如果从沙面的后门走是可以步行进去的，但是刘波想，既然是赴宴五星级宾馆，就不能做得那么寒酸，哪怕今后天天喝稀粥也要充一次大头鬼。于是他和爱人潘玉兰“打的”直趋白天鹅宾馆。车停了，计程器亮牌，二十八元。玉兰说：“这是我在西北时一个月工资了，每人十四元，早知道这样，让你一个人来好了。”刘波说：“我一个人来还是二十八元的。”

白天鹅宾馆位于广州美丽的前租借地沙面南面，面临波光潋滟的珠江，背后是树木葱茏的沙面公园。宾馆设计颇有特色。从长堤远眺，她像位美女亭亭玉立于白鹅潭畔，俨然像只高洁素雅的白天鹅。进入楼下既有豪华的商场，又有水池回廊，假山假水，一挂瀑布从山涧飞流直下，“故乡水”摩崖石刻，赫然在目。

从汽车出来时，刘波的西装口袋盖翻了，玉兰帮他理好，又从后面帮他抻了抻下摆，叮嘱他说：“穿西装挺胸收腹，就显得精神了。”

玉兰今天穿的是一件大红薄绒短大衣，天蓝色薄绒裤子，